

# 在埃塞的日子里

## ——一位援外医疗队队长的手记

■张晓阳

### (十四)回国休假后再回埃塞



2017年2月21日,6时30分从北京飞往亚的斯的航班准时地降落在机场。一下飞机,沥沥细雨扑面而来,与半年没下一点雨的旱季相比,埃塞的雨季来啦!我在家休假的半个月比在埃塞工作时还忙,每天忙不完的应酬(朋友们盛情难却),再加上向省卫计委及医院领导班子汇报工作,竟然很少有时间陪

家人。回到埃塞后,我见到队员们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回国不宜久留,半月足矣!”

看着非洲高原上枯萎的野草长出青青的嫩芽和晴朗的天空(埃塞的雨很特别,下一会儿就会阳光普照),心中又有无限感慨:“埃塞,我爱你!非洲,我爱你!”

在家的日子,每天无不想念埃塞:想念队员们、想念医疗队这个家、想念医院的同事们!从来时对黑人的不适应,到离开就会想念,是一个感情的转变,是中埃友谊深化的一个表现。不敢说自己心有大爱,但在半年的工作中,我们确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现在不敢想象再过半年我们完成援外任务回国时离别的场景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中午吃饭时我给队员们讲,我们在埃塞剩下不到半年的时间了。剩下的日子,我们要珍惜每一天,珍惜我们与埃方医务人员的友谊,珍惜为埃塞病人治疗的机会。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埃友谊,为中非友谊再作出新的贡献!不忘初衷、不畏艰辛、甘于奉献、救死扶伤才能无愧于党、无愧于祖国、无愧于埃塞人民!

### (十五)非洲的原始部落



今天,2017年3月31日。我有个爱写东西的习惯,这次与中资公司的两个老总 and 三名队员到非洲原始部落考察,是带上笔记本的,无奈旅途实在紧张和劳累没动笔,等坐下来有闲暇就有一股冲动,要写……

在网络的影响以及埃塞朋友的鼓动下,我对位于肯尼亚、南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三国交界处的奥莫族、摩西族原始部落产生了向往之情。我忍不住趁休息时间驱车与他们一同前往。1200公



里,用时两天,我们终于见到了神秘而原始的摩西唇盘族。当时有种说不出的感觉,真的很原始,原始到让我难以置信。语言不通,生活习惯迥异,他们自然流露出的淳朴和快乐的样子,让我们很乐意与他们合影。

虽然旅途经历了三险,差点送上老命,但看到了世界上仅有的为数不多的原始部落及大自然的魔力,同时也感悟了人生!

(未完待续)



## 如歌的岁月

■陈平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命运的打击又一次向我袭来。在我住院期间,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我的脚冻得像冬天一样生疼。后来,负责给我治疗的内科医生请外科医生为我会诊后诊断为“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如不能及时有效地治疗,最终结果就是远端肢体因缺血而坏死,最后导致截肢。这可怕的诊断犹如五雷轰顶,再一次扑灭了我生活的希望。我仿佛掉进了无底的深渊,看不到阳光看不到未来。我不怕死,可我怕被截肢啊。我宁愿死,也不愿想象没有了双腿的我怎样生活。当时由于我的父亲在五七干校被监督劳动,他无法来看我。我首先写信告诉了我农场的领导,我的领导得知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他们安慰我:“不要怕,安心治疗。医药费和住院期间的生活费里全部解决。需要外出看病也没问题。咱哪里能治上哪里,一切都不是问题。”后来他们又找到医院收费科,直接为我办理了转账手续,以后的治疗费不再需要我自己垫付。我们农场领导的这些举动不但令我感动,和我一个病房的病友们都好羡慕我。当时文化大革命两派斗争闹得不可开交,父亲戴上了走资派的帽子,又在五七干校被监督劳动,工资早已停发,每月只发少量的生活费。如果没有农场领导的关心和帮助,我哪里有钱治病啊。在大家的鼓励和帮助下,我重新振作起来,树立了生的希望和信心。这时我想起了当时很流行的一本书《军队的女儿》,书里讲述了主人公海英顽强地战胜病魔的故事。以前读这本书,只是被主人公的事迹感动。现在,我发现我的命运和海英如此相似,我似乎找到了生命中的榜样。于是委托我的好朋友,为我带来了这本书。我一遍一遍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书中一幕幕感人的情节。海英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的事迹,再一次深深打动了。我静下心来回忆着,几个月来,我亲手修剪、除草、灌溉、喷药的苹果树已经开花结果了,虽然果子还没成熟,可那些果实里已经融入了我的心血和汗水,我不能就这样消沉地等待命运的惩罚。我不但要顽强地战胜病痛,我还要健康地活着。我要等到硕果累累时,亲手去采摘苹果。我要坚定信心战胜病魔,重回我的广阔天地。我要像海英那样坚强地活着,只有这样才对得起那么多人对我的关心和厚爱。于是,我重新调整心情,不再沮丧。每当治疗结束,我就尽可能地地下床活动,并和我的病友们快乐地谈笑。无论如何我都要坚持下去。后来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了一位能治疗我腿病的老中医。他建议,运用中医针灸疗法再配合中草药治疗。于是,我回到了五七干校父母的身边。为了治疗方便,父亲重新拾起了他的业余爱好。父亲在医生的指导下,每天为我针灸。最多时一条腿要扎上几十针,长长的银针一次次戳进我的肉体,我疼得忍不住满眼泪,但依然紧紧地咬着牙坚持。每当这时,爸爸心疼地说:“孩子疼就哭出来吧,别忍着啊。爸爸看着你这么强忍着心里难受啊。”我看着爸爸既为我操劳,又为我伤心的样子。我就流着泪露出笑容说:“爸爸,我不疼。我可以忍受。只要能治好病,我什么都不怕。六十付苦不堪言的中药,我一天不落地喝了下去。

到后来,由于中药的刺激,我喝水都呕吐,几乎把胆汁都吐出来了。就这样,我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一个疗程接一个疗程地积极配合治疗。每天早上醒来看到东方升起的太阳,我都会有一种新生的感觉。我要让每一天都愉快地度过。我要战胜病魔。我不但为自己活着,我更要为爱我的家人、帮助我的领导和支持我的朋友活着。我还要回到我战斗过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地干一番事业。坚定的信念支撑着我,就这样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的病得到了有效控制。征得医生和家人的同意后,我迫不及待地返回了黄泛区农场园艺场——我将为之感恩为之奋斗的第二个故乡,在那里一边继续康复治疗,一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回到农场后,领导特别照顾我,把我分到场里的幼儿园上班。相对果园里繁重的劳动,这个工作轻松多了。我的第二次生命是农场给的,从此以后,无论干什么工作我都使出浑身解数努力干好。在幼儿园我特别爱那些孩子,每天和他们在一起,教他们唱歌、做游戏。孩子们也特别喜欢我。中午下班后,家长接走了他们。可是,只要他们吃了饭,虽然不到上班时间,就三五成群地跑到我的宿舍外面等着我。女孩子们不让家长在家给他们梳头,说要上幼儿园让陈老师梳头。家里有了好吃的就和家长说:“这个要留给陈老师吃。”就这样我和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共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至今我的相册里,还留有几个孩子当时送给我的照片。

根据当时政治需要,为了更好更及时地宣传党的政治纲领和路线,我们园艺场要成立广播室,需要一位广播员。因为我的普通话讲得好,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园艺场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播音员。人们说厚积而薄发,从这件事情上,我再一次有了深切的体会。小的时候我家里有一台收音机,每当听到收音机里,传出播音员美妙清晰的声音时,我又好奇又羡慕。所以,我从小就立志长大了要当播音员。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学着收音机里的叔叔阿姨讲普通话。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我在这广阔天地里,将要实现我儿时的梦想。当我正式坐在广播室里,开始我的首次播音生涯时,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表述。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工作,对得起党和领导交给我的既神圣又庄严的工作。于是,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播音发声方法。我努力寻找当时红极一时的,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方明、红云、夏青几位老师发表的播音讲座及心得体会。每天清晨五点半,我会准时起床,打开广播室里的各种机器预热,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五点半伴随着日出,东方红的乐曲响彻在我所热爱的那片土地的上空。我用标准的普通话,清晰地播报一天各个时间段的节目内容。就这样,在那间小小的广播室里,开始了我最热爱的播音事业。每天除了转播中央和省台的新闻节目,其余的就由我来播报本场的新闻,以及各个生产队的工作进度和好人好事。也就是从那天开始,许多园艺场的职工伴随我的播音,开始每一天的生活和工作。偶尔哪天停电,没有响起大喇叭,就有人埋怨我:“今天听不到你的广播我们都起晚了。”如今想起这些,我仍然会兴奋。

(未完待续)